



悦读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07-09

齐鲁晚报

2022年1月9日 星期日

卓然于心 悅享娱乐

□ 编辑：陈明丽

欢喜
你莫犯苕
阿拉
兮

近期，影院新片的方言含量格外高：《爱情神话》是全沪语电影，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有武汉话版，《雄狮少年》也加紧制作了粤语版。方言电影虽然整体数量不多，但基本都挺出彩。有的是因为原著改编而使用方言来贴合地域性；有的是作者电影，创作者以其成长环境作为创作源泉，方言自然必不可少；有的导演则善于从方言中汲取喜剧色彩。而对于本土演员来说，方言更是让表演如虎添翼，徐峥甚至说：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当你用方言开始表演，你已经不需要表演了。”

电影遇上方言



来也更有古风古韵。

此外，还有两部小成本方言电影在1月7日上映。一部是潮汕方言电影《带你去见我妈》，这部电影由2018年上映的潮汕本土电影《爸，我一定行的》原班人马主创，演员是从潮汕当地海选的素人。另一部是武汉方言的犯罪题材电影《一江春水》。可见，近期院线影片的方言含量相当高。

情结

方言是最能反映地域特色的电影手法，对于一些有着明显地域性的原著改编影片来说，方言更是其灵魂和精髓。王家卫买下了金宇澄所著沪语小说《繁花》的影视改编权，将拍电影和电视剧两个版本，王家卫对于《繁花》选角的唯一要求是——会说上海话，因此电视剧版的主演胡歌、马伊琍、黄龄等都是上海人。

陈忠实所著《白鹿原》是发生在陕西大地上的乡土故事，据其改编的电影《白鹿原》选择陕西方言拍摄也是理所当然。在选角上，除了尽量选择陕西当地的素人演员外，导演还要求所有主要演员把练习方言当成重中之重，甚至表示练习方言比读原著更重要。

2012年的电影《万箭穿心》，讲述武汉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。影片台词全程使用武汉方言，这是在开拍前十几天才决定的。女主角颜丙燕是北京人，留给她的学习准备时间并不多，她只能边学边拍。除了跟着剧组专门聘请的“方言老师”学习之外，颜丙燕还经

勘好
有嘢啊
白相
乳朋友

顾长卫是西安人，在他执导的《最爱》中，章子怡和郭富城说的是陕西方言。而他执导的《孔雀》之所以演员都说河南话，是因为编剧李樯为河南安阳人，李樯回到故乡写了这个剧本，希望中国的影视作品不要总把聚焦点放在大城市身上，忽略了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小城市。

土壤

一些非本土导演擅长借用方言来获得创作灵感，赋予作品以原始性的生命力。张艺谋的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，当年深入到河北的村子里选演员，朴素的农村姑娘魏敏芝被一眼相中。《金陵十三钗》里，张艺谋为了重现那段历史，使用南京话当做对白，并且是1937年左右的南京话，选角时也尽量起用本地人，身为南京姑娘的倪妮有幸成为了“谋女郎”。管虎执导的《斗牛》故事发生在山东沂蒙地区，饰演牛二的黄渤特意将自己的青岛腔变成临沂腔，“人神共愤”成了经典台词。《杀生》里管虎用的是四川话，雄起、先人板板等麻辣劲儿的川话，让影片充斥着野性味道。

有时方言是喜剧片的最佳燃料，宁浩就热衷于使用方言来为影片增色。《疯狂的石头》里可谓南腔北调的方言大杂烩，出现了重庆话、四川话、山东话、广东话、闽南语、东北话等等。“我顶你个肺”成为年度流行语，黄渤也凭借一口青岛话被观众熟悉。《黄金大劫案》里，宁浩又让东北话从小品舞台登上大银幕。宁浩说：“喜剧不喜剧还在其次，主要是方言对表演很有好处，它富有质感，也很生动。我们不能放弃方言这块肥沃的土壤，方言中折射出的现实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表达。”

电影《无名之辈》全程用贵州话演绎，因为导演饶晓志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尧十三唱的贵州方言歌曲《瞎子》，作为贵州人的他被勾起了乡愁。片中，章宇和潘斌龙扮演的两个笨贼操着贵州话，具有天然的喜感，一句“做强做大，再创辉煌”更是让人捧腹。

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表示，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早期见于滑稽戏，方言只是一个制造区域特色并兼具搞笑功能的手段。发展到后期，方言电影主要承担了增强现实主义的功能，说方言更符合角色的日常生活。“让人物说方言意味着这个人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，不是从作者的脑袋里编造出来的。”

在邵艺辉看来，电影中使用方言不会构成接受障碍，因为不管天南海北的观众，都是在汉语思维体系下成长起来的。相比之下，剧本中的人物和故事更加重要，“方言只是刷在上面的漆。”在筹备《爱情神话》时，身为主演和监制的徐峥就对邵艺辉建议说，希望这个故事剥离掉方言也是一个好看的故事，甚至剥离掉一些上海元素，依然是成立的故事。

方言的运用使得电影在选角时更具有针对性——优先考虑本土演员，或者是具有较强语言学习能力的演员。徐峥感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讲普通话了，丢失了方言里面所蕴含的地方特色和人文情怀。他还认为，方言本身就是一种表演技法，当演员以完全生活化的姿势，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表演，是松弛而享受的，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当你用方言开始表演，你已经不需要表演了。”